

植物标本档案:一种别样的美

杨柳



实物档案,是上世纪90年代初档案界一些同志提出的一个档案新分类概念。顾名思义,实物档案即是将具有档案属性的实物通过收集整理而转化成的档案。

在黄泛区农场档案馆内存放着40张宽27cm高38.5cm和69张宽36cm高45cm的植物标本,这些植物有苋菜、马泡、车前草、益母草等。它们是1983年前后由南玉梅(现居住许昌)、赵爱荣(现居住洛阳)、龚志堂(现居住黄泛区

农场)、段香等农场工作者制作而成,在黄泛区农场场部及农业分场采集,进行科别分类整理。这些标本有菊科、十字花科、蔷薇科等不同的科别,反映出不同物种的特性,进入档案馆成为实物档案,包含着大量的物种信息,对黄泛区农场趋近的植物形态特征、生态环境以及分布地区及其局限性提供了科学依据,是植物资源调查、开展利用和保护的重要资料。

1951年黄泛区农场建场后,土地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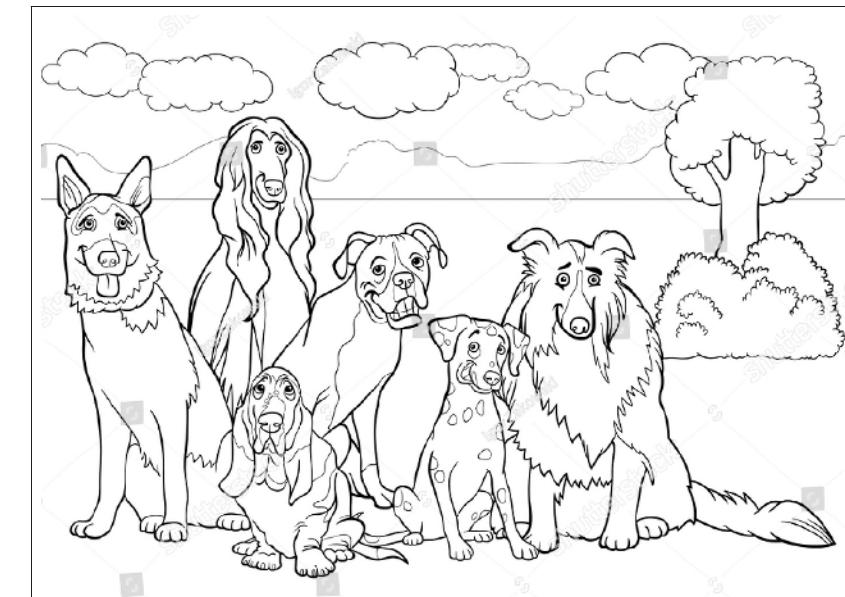
过开垦和连年复耕,杂草种子发生了变化,耐湿的植物芦苇、赖草、三棱草等退于水塘和低洼较为潮湿的地区,蒺藜和许多在轻度盐碱土上能生长的灰绿藜、地桎、黄蒿、萹蓄、柽柳以及适于沙土地生长的小马唐、地棉、苍耳等杂草较为常见。在冬季不太低的地方生长着十字科的芥、独行菜、风化菜,豆科的大巢菜,玄参科的婆婆纳等;夏季生长的杂草有狗尾草、画眉草、绿苋和马齿苋。随着耕作次数增多,种植制度的改变和田

间管理技术的变化,上世纪70年代以后,杂草群落又有所变化。蟋蟀草、马唐、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成为秋作物田内的主要群落,香附子、小旋花、曲卖菜杂草群落则少之。麦田杂草荠菜、水萝卜棵、米米蒿和野燕麦等成为主要群落。根据植物生态和分布来看,黄泛区农场绝大部分杂草是处于我国南北边缘的植生种类。

1983年、1984年,黄泛区农场承担了省农垦局杂草普查研究任务,在农场党校开展了植物标本培训班,组织30余人,进行14万亩土地的杂草普查,遍布全场20个农业单位。到1985年基本上摸清了各作物田间的杂草种类,采集了杂草种子,称出了千粒重,描述了形态特征,挖掘了秋作物田内杂草根系,压制了麦田杂草标本。此次普查采集标本千余份,调查杂草103种,其中鉴定出名称的95种,分属于31科。双子叶16科78种,占79.6%;单子叶4科14种,占19.4%。普查成果获得1984年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,为有效地开展杂草的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植物标本档案自入馆以来,黄泛区农场档案馆采取了避光、控温的保存方法。对大小不一致的标本,我们定制了专用的标本相册,每一张标本上面都标注了编号、名称、科名、采集地点、采集人、采集时间,按照不同的尺寸分装装册。

在全市各级档案馆中只有黄泛区农场档案馆有植物标本档案,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。30多年来,它们一直静静地存放在档案馆内,为后人重新观察与研究上世纪90年代植物物种与特性默默作着贡献。它们也正像全市档案工作者一样,根植理想与信念,一生默默无闻,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。②8



农村养狗护家院

王天瑞

老光的家里突然养了一条狗,人们都很惊奇。有人问,老光,你家养狗弄啥哩?是准备吃肉?还是卖钱?老光说,看家护院。有人就笑,说,你家天天开着门,也不会有小偷来。老光一拧脖子,说,别看我家光光,我家丢了东西,你赔不赔?你要赔,我就不养狗。人们哈哈笑,但谁也不敢说赔。半个月前,老光家还丢过一个下蛋老母鸡哩,老光扯着嗓子在村里吆喝一阵子,也没有吆喝出结果来。不过,黄村风气正,黄村人把得严,村里很少溜进小偷来。很快,就传说,老光家的下蛋老母鸡不是被人偷走的,是被黄鼠狼拉走的。

还是在老光小的时候,平地发大水,老光爹带着全家人和紫花狗到南乡去逃荒,大约走有500里地,住了下来。一天,紫花狗突然不见了,他们就以为紫花狗被当地的人打死吃了。两年后,他全家逃荒回来,紫花狗正卧在家门口张望哩。全家人看见紫花狗,都很惊奇,不知它是怎么活下来的!紫花狗看见全家人,又摇尾巴又点头,亲得直扯腿脚,眼里还流出了热泪。人们认为,猫是奸臣,狗是忠臣。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。主人有食喂,猫尚随主,主人无食喂,猫就改换门庭。而狗则不然,主人无食喂,狗寻食回来,依然守着主人。

老光的家,真是光光的,连院墙也没有,只有三间用泥土堆起来的“马褂房”,房门西边是一间麦草盖顶的小厨房,房门东边是一个由各种各样柴草堆起来的柴火垛。在柴火垛边上,掏出一个大窟窿,那就是黑狗的窝。天热的时候,黑狗常常蹲在大窟窿旁边。天冷的时候,黑狗就钻进大窟窿里,防风、防雨、防霜、防雪。

农村的狗,是自由自在的狗,每天能自由自在地上东坡、下西洼、走南河、串北岗,想到哪儿到哪儿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其乐无穷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老光一改种庄稼为种辣椒,而日子也像那十多亩辣椒一样,红红火火。老光的腰包鼓了,手头富了,思想也骚动不安起来,就决定扒掉“马褂房”盖楼房。他老表在市里办公司、当经理。一次,他到老表家住了一星期,吃过饭就去逛马路、逛公园、逛市场,回村后,喋喋不休地向邻居们谈所见所闻。他说,城里人养的狗有名字,什么大黄、黑虎、笨笨、豆豆……多文化!他说,城里人养的狗住楼房、吹空调、穿花衣、戴兜肚……多奢侈!他说,城里人养的狗洗毛、梳毛、喝牛奶、吃火腿肠……多娇贵!他说,城里人养的狗还要办证、体检、防疫……多麻烦!

有科学家认为,狗是由大灰狼驯化而来的。经考古发现,我国早在6000年前就开始养狗,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盛行养狗,早至1800年发展到今天。老子李耳在《道德经·第八十章》中说:“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,不相往来。”这句话,被人们记忆深刻。人们养狗,一是陪伴、观赏,二是狩猎、冲锋,三是看家护院。其实,在农村,人们养狗的主要目的,还是看家护院,守卫主人的安全与财产。

狗的寿命,大多在10年到20年之间。老光家的紫花狗老死后,又养了这只黑狗。这只黑狗,是土狗,高大,健壮,强悍,凶猛,牙齿尖利。平时休息时,身体卧下,两条前腿伸

品味
乡愁



投稿邮箱: zkhzhk@126.com

新闻热线: 0394-8599519

从战后的伤亡数字看,袁世凯所部在整个战斗中亦肩负着最重的责任。“兆有归营查点勇丁,阵亡者三人,受伤者十余人。卑职世凯营中阵亡勇丁六人,受伤勇二十余人。沐恩前营中受伤三名。而日人亦阵亡数十人。”^④

当天下午战斗的情形也被记录于金玉均的《甲申日记》中,他是这样描述的:“忽闻炮声乱发,从东南门清兵夹攻而入,宫中骚然。倏忽之间,王妃及世子、世子嫔已出宫向北山。又闻王大妃、大王大妃、顺和嫔,皆已出宫门云。余急入寝室,寂无一人,急与徐君出后门,遥望见大君率武监及兵丁四五人,已登后麓。”^⑤闵妃的睿智和坚持,给众人谋得脱险的最佳机会。

袁世凯与近代朝鲜

范闽杰

完胜日本

七、完胜日军

作为主攻部队,所部四哨从敦化门进入,势必最先与日军接触,袁世凯虽已下定不惜与日一战的决心,毕竟中法战争尚在进行中,自己在朝鲜又擅开边衅,责任非同小可,所以直到最后袁世凯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。袁世凯之随员训陈长庆平日里具体负责对日公使馆的联络工作,与公使馆工作人员和警卫较为熟悉,召集将士“流涕宣誓”^⑥后,袁命陈长庆率两哨人马做先锋。袁世凯特意制作一个超大名刺,令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陈长庆高高举起,以便日军识别,同时声明:请求会见竹添,解释清军进兵原委,希望与竹添妥商化解危局之策。

日人不予理睬,陈长庆等人官前行不远,日方即行开枪狙击。袁世凯果断地下令还击,并指挥部队迅速向宫内推进,很快攻到景佑宫前,景佑宫大门紧闭,袁世凯命人撞开宫门,向内冲锋。日军占据宫内制高点向下射击,而宫内甬道曲折狭窄,无处藏身,易守难攻。朴泳孝亦率领朝军前、后两营的官兵前来助战,一时间弹如雨下,“兵卒伤亡者枕籍”^⑦。袁世凯命令哨官唐宗远带队从后院包抄,形成夹击之势,此时又有朝军左、右营的百余名士兵加入袁世凯战队,士气大振,攻势陡增。“汰孝前营死逃仅余五十余人,后营余百十人,皆附我军,汰孝遁去。日兵见势已孤,亦弃戈而奔。”^⑧袁世凯率部追击,不料进入日军事先埋设的雷区,损失惨重。日军乘势反击,用格林炮向袁军猛轰,当场阵亡六人,伤十余人,且多是围绕在袁世凯周围的亲兵,袁世凯指挥所部镇定攻守,不为所动。日军见无法击退清军,遂退守北山,负隅顽抗。这时天色已晚,光线昏暗,担心误伤国王、世子,袁世凯命令停止攻击,收兵回营。日军亦趁着夜色的掩护,潜下北山,溜回公使馆,又急急地自焚使馆,逃往仁川。

从战后的伤亡数字看,袁世凯所部在整个战斗中亦肩负着最重的责任。“兆有归营查点勇丁,阵亡者三人,受伤者十余人。卑职世凯营中阵亡勇丁六人,受伤勇二十余人。沐恩前营中受伤三名。而日人亦阵亡数十人。”^④

当天下午战斗的情形也被记录于金玉均的《甲申日记》中,他是这样描述的:“忽闻炮声乱发,从东南门清兵夹攻而入,宫中骚然。倏忽之间,王妃及世子、世子嫔已出宫向北山。又闻王大妃、大王大妃、顺和嫔,皆已出宫门云。余急入寝室,寂无一人,急与徐君出后门,遥望见大君率武监及兵丁四五人,已登后麓。”^⑤闵妃的睿智和坚持,给众人谋得脱险的最佳机会。

王回宫,卑职亲带副营住居宫内,周围布置,以防他变,纵使开化党有惑王心者,我军环居宫禁,近在肘腋,或不敢妄启异谋。王至吴营后,卑职入见王,王执手泣曰:“吾不意今复见君。虽然,君亦危矣。”因述英植将于是日逼之更衣赴仁川,乘日本兵轮至东洋,王难焉。英植与泳孝胁迫备至,王与妃五人皆泣求,英植不可,仍使人见土人服。英植等亲与更换,衣甫著身,外间枪声突发。英植知我军已入,逼王出宫,居关庙,欲于是夜设伏庙中,带卑职与吴统带、张总兵至,屏我从人,一谋事。适我军先觉,计不得行。王为英植劫赴关庙,王妃、世子等乘间逃出。朝鲜左营哨长柳东根备肩舆带兵护卫,送至东门外十五里村落,伪言系其眷属,迨国王入我军,始来相告。”^⑨

“二十三日,国王回宫,卑职一营随护而入,次日派刘总兵朝贵,率队与柳东根迎王妃、世子等于东乡。刻下王居偏宫,卑职四面环营,彻夜巡警,不敢或懈。”^⑩“三十三日,国王回宫,卑职同人(官)防卫。次日,(袁世凯)分兵迎妃及世子于东乡,人心渐定。军民感公威德,沿街巷皆立木碑,以表感戴。公出,父老妇稚围随展望丰采,马不得前。夜则张灯燃火,罗列引导,有拆屋宇草木作炬者,妇女有由门隙出竿挂灯者。凡公所到,火光烛天。公再四避让,劝阻不从。后韩居民议立灯会,轮流值班。每遇公出,以碧纱灯百十架引,以为常。各社生祠祠,立公衔牌,朔望拜祝。虽僻乡荒岛,无不知公名者。韩虽奉中国正朔,而国内记载多用崇祯。甲申后第几年,至是始用清帝光绪年号焉。”^⑪

这段文字虽不乏溢美之嫌,但笔者以为,亦与很多史实及个人作为相契合,绝非空穴来风。^⑫ (未完待续)

注:

①、②《容庵弟子记》沈祖宪等著,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辑,文星书店印行,第20页

③、④《袁世凯与朝鲜》第一卷,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,第42页

⑤《与吴兆有张光前联名飞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》袁世凯执笔,《袁世凯全集》第一卷,第37页

⑥《甲申日记》金玉均著,摘自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,王芸生编著,第255页。文中引用,未注释者,均出自《甲申日记》

⑦《与吴兆有张光前联名飞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》袁世凯执笔,《袁世凯全集》第一卷,第38~39页

⑧《容庵弟子记》沈祖宪等著,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辑,文星书店印行,第24~25页

周口
名人